

蕩香零拾叢書



楊永年詩集

四

𦰩

𦰪

𦰫

𦰬

𦰭

𦰮

𦰯

𦰰

𦰱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之一

訖

元 欒 城 李 治 仁 卿 著

晉書天文志儀象云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陸績云天東南西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攷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周禮地中之說以土圭句股法入之得天徑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減于甄曜度考異郵之數餘一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問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甄曜度考異郵其數曾不及半是何二說相懸如是之賒耶曰此蓋甄曜度考異郵之數自天之極際言

之士圭之數自黃道言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日月又居天地兩閒故其數當半天徑也而猶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說者謂麗爲附然日月之麗平天非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亦本乎天者親上云耳故邵康節解離麗之麗不取舊說但謂文彩著見之義

又晉書天文志云傳說一星在尾後主章祝巫官傳從人從專音直攣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則傳從人從專說讀如說音是爲殷相之名而不取傳說之義然晉志言此星在尾後則實當箕尾之閒而復云主章祝巫官何也豈莊周之言與此各自爲說不相本耶博聞君子當有以辨之

呂氏春秋荆有狄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註云吳邑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

使之然也楊倞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爲據
予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孔
穎達以爲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
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公羊傳則曰於越者未能
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
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
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
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范_寧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
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
俗名自通攷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
同爲一國呂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
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以于爲一國越
爲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倞又以于越
爲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者也若倞者眞類夫隨人

誤走而又呼他人使隨己而東西也大抵于越與句
吳本皆夷語卽漸就簡而入于華耳此亦豈有難曉
之理哉于越之說錯謬已如此市本荀子書又以于
字作干魚魯虛虎之外晚生後進何所適從

前漢西域傳云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
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
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音
彼義反黈曰此義是而音非波止當如字讀之波之
爲言自有循順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謂之邊
河波河之語與邊河政同又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
婁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
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
孔道止謂大道也前言辟在西南故後言不當大道
若 不 徑是何說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

鄴善則知鄴善正當大道耳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瑟口詠其辭而以琴瑟和之所謂弦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髣髴於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鄉聞東平一士人家蓄琴譜一編四詩悉備兵燹以來不知存否愚嘗有意試擬補一二編顧不深解音律故又不敢妄爲之晦庵有言古人言必引詩蓋取於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又曰反覆詠歌之閒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多焉晦庵言引詩者猶當嗟歎詠歌之況讀之者乎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所以扞外正牆面而立謂其背治

內之道反而面乎外也治曰此說非是牆面祇謂無所見耳又何限乎內外之閒哉

晉郝超之郗則讀如裕音郗詵之郗則讀如締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予兒時讀李翰蒙求先生傳授皆讀郗作郤長大來始悟其錯俗又讀郗作客可笑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治曰知讀從智代交也而汝也謂人人各自有師何必智交于汝心然後自取而始有之故雖愚蒙之人亦有成心可隨而師之也成心者呂惠卿所謂吾所受于天而無所虧者也

李益鸛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知長魯直初至棗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

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閒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閒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予以東坡爲強生事

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千百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爲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爲好人

世俗有孤負之語孤謂無以酬對負謂有所虧欠而俚俗變孤爲辜辜自訓罪乃以同孤負之孤大無義理郭璞客傲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騄驪當作犂然莊子有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

尋因同押古文雖不拘於聲病然上平之親下平之侵未有協用者尋當從循

左傳莊公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氏解如爲而晉書禮志載成帝納皇后杜氏舉晏桓子語夫婦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實作若而人因知而如二字古語相通俗謂如今又謂而今亦當本古語云然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蓋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東坡有老饕賦前後皆說飲食按左傳文十八年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此賦當云老饕不當云老饕

劉歆說三統曆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
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
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于後世至于
章部發斂之術則義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
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
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
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爲妄取曆算一一而偶之哉
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爲辨之者
深可恨也

后稷摯堯契四人同爲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
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
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
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于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
之先一何天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爲甚可疑者前志

必有脫誤

鍾言撞鼓亦得言撞見前漢西域傳龜茲王絳賓樂漢制度歸其國出入傳呼撞鍾鼓

五經中詩最難讀以音釋參棹故也教讀者當專從毛不得已當從鄭何者師傳以來皆曰毛詩不曰鄭詩蓋康成本用毛說毛義有不安者以己見改易或毛氏不爲傳則以箋明之今之人一不從毛一不從鄭但視陸德明釋文易曉者雜讀之所以前後鉏鋸無所統紀而義益暗惟舍一而取一則無是患矣予之爲此說也不謂毛氏純是而鄭氏純非也要知兩家之說必從其一焉耳

唐邢璣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邱三絕未臻區奧劉安九師尚迷宗旨以劉安而齒孔子邢子可謂不知類矣

沈田子殺王鎮惡而王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通鑑
小浙本載之義熙十三年而大字本作十四年此本
爲正

爽之一字旣爲明又爲昏所以精爽爲魂魄之主介之
一字旣爲大又爲小所以儉介成賓主之歡貴介公
子則介爲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爲小亂臣十人
則亂爲治亂邦不居則亂爲危飲酒溫克則克爲良
克伐怨欲則克爲狠擾兆民則擾爲安庸人擾之則
擾爲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爲恕忍人殘忍則忍
爲暴媚茲一人則媚爲忠取媚于上則媚爲佞父母
昆弟則昆爲長垂裕後昆則昆爲後皇極則極爲大
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爲貧病天惡之稱

鮑昭有井謎世傳東坡有賀資謎又黃庭堅有粥謎象
棋謎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謎固小

技倆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談笑一助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爲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還相連左右排雙羽縱橫列二川闔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腳中閒全無肚腸外面許多棱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琴絃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盡人閒曲染物瑕頭謎云在染何曾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姓自分明

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故稱僕射射舊音夜楊倞注荀子云射干藥名且引陶弘景注本草云射干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干倞既引陶說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復從夜音據射人之射自當音麝而射干復從夜音者當是射御之射或音麝或音夜兩俱得通但今

世俗流傳止從麝音耳若僕射與射干猶是從舊俗呼之爲夜音也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搖落對云疏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閒其優劣大不相侔覽者自當見之詠槿花云月裏（盞）無姊雲中亦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月姊雲君用之於槿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爲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徑庭誰字止宜作（盞）

王直方詩話云醑醕本酒名也花新開以顏色似之故取名（醑）曰花之色類醑醕者甚多皆不以爲名獨取此花理不應爾蓋兼以風韻芳馨名之不專取色而已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誤）到葛洪家自不害爲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爲此皆假對意謂下

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爲春夏之
夏子爲朱紫之紫塵俗哉

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窠謂
印剋則可謂印窠則不可

素問上古天真論岐伯曰上古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
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
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
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
時御神務使其心逆于生藥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
也啟玄子玉砵之注取數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
少也歧伯此言以爲今人逐末喪本塞華遺失天理
之大全則是以妄爲常今砵以爲寡於誠信失其旨
遠矣醉以入房以欲竭其情以耗散其真止言情欲
之伐其生今注云輕用曰耗意雖相近質以文理耗